

# 西藏政教滄桑(上)

馬世弘

(本文插圖刊第八、九頁)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的世系，傳至今日，已到第十四輩，其間一至十二輩，除在第五輩達賴開始掌握西藏政教大權之後，曾發生過政治奪權的變亂及六輩達賴轉世紹繼的紛爭外，其餘均在平靜安詳中度過。

第十三輩達賴(名上敦嘉礎)以後，由於「約翰牛」覬覦西藏，侵佔西藏領土，在政治、商務及邊境上發生不少糾紛，因此，達賴的平靜生活，便陷於波濤洶湧，走上多事之秋。尤其第十四輩達賴，自中共竊據大陸，大軍進入西藏以後，毀寺院、殺僧徒、剝奪僧侶權利地位，使西藏陷入水深火熱之境。西藏同胞為延續佛教命脈，維護自由安謐生活，不斷與中共發生對抗，血肉相拚，最後十四輩達賴無法忍受中共的血腥屠殺和殘暴蹂躪，祇得率眾十萬出奔印度，過着異國的流亡生活。

## 防洋人隆土山設卡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自唐以來就列入中國版圖之內。直到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英傳教士在雲南被殺，清廷受英國逼迫，派直隸總督

李鴻章與英使訂立「煙臺條約」，約中准許英國人在西藏遊歷探險，同時由總理衙門發給護照，沿途並派員保護。消息傳至西藏，藏人十分忿怒，為阻止洋人入藏，在藏哲邊境的隆土山派兵設卡，以資防守。藏人在隆土山設卡後，不但不准洋人入藏，連川督丁寶楨所派入藏考察的人員，也拒絕進入。清廷聞悉，即令駐藏大臣文碩，剴切曉諭藏民，撤除隆土山關卡。藏人立意要驅逐洋人，不肯撤卡。時有英使即照會清廷總理衙門謂：「印度大臣，以藏兵越界駐守哲孟雄(錫金)，中國如不飭令退回，即調兵驅逐」，氣勢凌人。藏人為何在隆土山設卡？又英國憑何理由照會清廷撤卡？原因是：隆土山在藏哲邊境，本屬西藏熱納宗官寨。在清嘉慶初年，第八輩達賴因見哲孟雄部長，人極恭順，又遵信黃教，遂將熱納宗牧場一段草原，賞給哲孟雄人放牧，並令哲部長代辦熱納宗營官事務，而藏人仍視熱納宗是西藏領土。清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英國與哲孟雄訂立條約，哲孟雄在利誘與武力威脅下，成為英之保護國。

就在這段期間，清廷與英國正商議印藏邊境

通商事宜，藏人則極力反對設卡禁絕通商之路；清廷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二十三日致電駐藏大臣文碩，飭速諭藏方撤卡。西藏格登、別蚌、大昭等三大寺院喇嘛，接奉文碩大臣撤卡公文後，聯合回覆文大臣，聲言：「隆土山屬西藏領土，撤卡，斷不可行」。同時清廷又接獲英方正式通知：「請限期撤卡，否則，派兵驅逐。」清廷迫不得已致電川督駱秉璋轉咨駐藏大臣，令飭速撤隆土山卡兵營，不得稽延。文碩勸說藏方撤卡無效，反而採納了三大寺喇嘛意見，上奏清廷稱：

「藏方並未越界戍守，抽撤山卡一節，實不合理。」

清廷再四傳諭藏方撤卡，沒有結果，同時駐藏大臣也替藏方說話，遂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傳諭駱秉璋，將文碩撤職，另派允泰代之。英國對隆土山撤卡事，與清廷反復申辯，遷延時日甚久，表示不耐，遂發動攻擊；雙方兵刃相接後，藏方不支，英軍於同年二月八日攻陷隆土山兵營。英帝國主義自此積極侵略西藏，藏胞一再遭到不幸。

## 毗哲邊境私立界碑

第十三輩達賴對清廷在西藏的一切政治運作，在清中世紀前後，尚竭誠擁護清廷；到了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中英在大吉嶺簽訂「藏印通商條約」之時，清廷未曾通知達賴派員參與，因此藏方認為不應受該條約的約束；藏人反對，不予遵行。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孟加拉當局認為印藏邊界未經確定，難免會發生事故，哲孟雄與西藏有商定邊界，確立界碑之必要；因此建議雙方邊吏，會同巡視通商條約所規定的疆界立碑。哲孟雄當即遵照建議，派出行政官惠德參與勘界；屆時，藏方因不同意中英所訂「藏印通商條約」，未派人參與。惠德見藏方代表未至，竟在藏哲邊境私立界碑，藏方不同意乃將其所立界碑破壞。事後孟加拉副總督伊里沃特，認為清廷駐藏大臣在藏無實行行政權能力，主張與藏方直接交涉，若不同意，則英方自行進兵，佔據春丕（西藏境）。因此，自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秋開始，印督寇松曾多次派高級官員，持親筆函致送達賴，企圖撤開清廷與達賴直接交涉；而達賴均以「此種重大問題，須經清廷駐藏大臣以及藏方各大喇嘛全體會議討論，絕非他人所能決定。」遂將原函退回。可見當時達賴對中國尚存厚望，對清廷政令十分尊重。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清廷主張聯俄政策，因此俄亦乘機圖謀西藏。當時有俄人名德爾智者，遵信佛教，以學佛經為名，充當十三世達賴的顧問，常謂：英人圖謀侵

略西藏，而清廷又新敗於日本，西藏賴英保護，不足為恃，不如求援於俄，可以自保，並可擴張佛教於俄。其言極為動聽，故為達賴所信賴。於是達賴具親筆函兼購備各色禮物，於光緒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前後，分別派遣使節赴俄，並尊俄皇為「護法皇帝」，以期與俄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達賴迭次遣派使節赴俄，引起英國注意。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日，英駐俄大使遂照會俄外部，警告不許與西藏接觸。俄外部答以：此項使命為宗教方面的任務，並沒有政治上或外交上的性質與目的。

## 遣使訪俄英人吃驚

達賴遣使赴俄，當時一般人認為俄國是唯一能破除英國陰謀的國家。甲午戰敗後，又適時傳出「中俄簽訂密約」的傳聞，西藏方面也都相信中俄間確訂有此項密約；同時也深信，西藏需要援助的時候，中俄兩國皆可出兵。以達賴為領袖，拉薩為聖地，西藏當可確保無慮。

中俄密約的傳聞，不但使英國緊張，就是尼泊爾、不丹及英國新侵佔的緬甸也大起驚慌；於是印度政府在其東北邊境加派軍隊。印督寇松復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五日建議英政府：「英國在武裝保護下，遣使前往拉薩，直接與達賴討論英國與西藏間的商務及其他關係，以及在拉薩設立代表的可能性。」印度更主張向中藏雙方鄭重保證，此項使節的派遣，純為通商的性質，沒有任何政治性的企圖，更沒有保護或佔領西藏任何部分的意念，遣使的目的，僅限

於消除印藏間一切貿易的障礙，進而建立鄰國間必須存在的親睦關係。

俄國當時為表示對西藏事務的關心，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元月六日，由駐倫敦俄國代辦通牒英國政府：「俄政府據可靠消息，英國遠征軍已到達康巴烏華列可，刻正取道春丕，向北進發；俄政府認為英國此次遠征，或將發生異常嚴重的局勢，因而迫令俄當局採取一切手段，以保護該處俄人之利益。」

英國企圖侵略西藏，無理要求清廷訂立藏印通商條約，正在步步進逼的時候，達賴遣使訪俄，雖是虛晃一招，但對英國政府却發生極大震撼，藏人心目中，也感到一時的舒暢。

## 英印出兵侵略西藏

就在同年（一九〇三），英外部鑑於日俄關係緊張，俄國必無暇派兵干涉西藏，英對俄態度轉為強硬，對駐倫敦俄使聲稱：「印度政府期望增進其在藏的貿易，自屬當然，為達成目的，勢將採取一切視為必要的手段。當時俄使態度軟化，認為「此事極為合理」；同時宣示：「本人今可正式保證，本國無論與中國、西藏或其他國家，皆無任何有關西藏之協定，俄政府在彼邦既無任何委員，亦無意派遣委員或使節前往。」此時俄使對藏事已不堅持以往的主張，但却在暗地裡希望在西藏之外的新疆和蒙古另覓一相當的地點取得特別利益，作為報酬。

英國獲得俄無意干涉西藏的保證後，即決定對中藏雙方談判的範圍，由最初的商業問題，擴

① 民國廿八年蒙藏委員孫繩武與達賴喇嘛在西寧塔爾寺合影。

② 達賴喇嘛早年與父母親合影。



展到對藏派遣代表，永駐西藏等問題。當時又有印督寇松建議英政府，請我駐藏大臣派遣代表，與英方在干壩莊（在藏境）會晤，英方並帶衛兵入藏，又在哲孟雄準備援軍，屆時如中藏代表不赴會，英方即直驅日喀則或江孜。同年（一九〇三年）四月十六日，英駐北京代辦湯萊通知清政府，聲稱：印度政府邀請中國駐藏大臣派遣代表，前往干壩莊，會同英代表解決各種西藏懸案，並保證藏人對會議決議能確實執行，同時必須藏方代表參與。清廷無奈，派何光燮出席，印總督寇松派榮赫鵬（英駐印度帶兵官，官階中將）與哲孟雄行政官惠德參加。會前榮赫鵬受英政府指示：修改前訂藏印通商條約，以及承認江孜為商埠，以代替亞東（前訂藏印通商條約，以亞東為商埠，印貨由此免稅入藏，因亞東地區幅員窄狹，不宜作大批印貨集散，英企圖以江孜為通商口岸），並保證藏人履行條約，同時印度與拉薩當局（達賴）謀求自由交通。

### 會議決裂英佔拉薩

干壩莊會議，地點的選擇藏方不表同意，主張另擇地舉行。榮赫鵬認為干壩莊距離邊界爭執地點最近，同時鑒於前次條約在印度（大吉嶺）締結，卒為藏方所否認，為避免新約又遭否認，這次談判必須在西藏境內舉行。適在此時，有兩個哲孟雄人擅自闖入日喀則，為藏方所捕，經英方索求，拒未引渡，英人施報復，驅逐哲境藏人，情勢惡化，談判中止。斯時英政府聽榮赫鵬意見，利用尼泊爾（已屬英）總理所獻八千隻犛牛

為交通工具，直驅春丕，並進佔江孜。

干壩莊會議，達賴原同意舉行，而藏方代表拒絕與會；同時藏方拘禁兩英屬哲人於日喀則，亦未釋放，並厚集兵力，準備與英從事敵對行動。英方便要求能與達賴直接談判，否則，即採取某種必要手段。清廷聞悉，即電駐藏大臣有泰，囑西藏速釋放英屬哲人，並儘速妥協。不久，日俄大戰展開，英認無後顧之憂，即電印督寇松，指定麥唐納為指揮，率兵佔領春丕，繼進軍江孜，此時英外相蘭斯頓擔心英之侵藏惹起俄國干涉，即向駐英俄使表示：英此一行動，當不使演成佔領西藏，或永久干涉藏局，此次進軍唯一目的，在於獲得補償。接着又提出恐嚇性的警告：如果俄國認為英兵的進入西藏，以謀獲得應有之利益補償，俄國有提出指責的權利，而俄國的蠶食滿洲、土耳其斯坦及波斯等地，英國亦當有不再緘默的權利。此時英對俄之態度愈加強硬。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當麥唐納率軍向西藏進發之時，達賴的俄國顧問德爾智正在拉薩，藏人還以為俄援可恃，一切行動，都在準備訴於戰爭。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五日，英軍開始進兵，骨魯一戰，藏軍大敗，二十六日英軍長驅直入，佔領江孜。

英軍佔據江孜後，榮赫鵬即電呈英政府，建議乘勝直驅拉薩，不再中途舉行任何談判，於是英軍在摧毀江孜一切軍事設施後，於六月二日向拉薩進軍，六月二十二日佔據拉薩。

### 達賴倉卒逃亡青海

在英軍進軍拉薩的途中，達賴曾致函不丹的湯寨縣長（後成為不丹國王），希望彼能暗求英方停止進軍，並表示願與英迅速開始談判。但榮赫鵬趾高氣揚，剛愎自用，拒絕談判。於是達賴將一切印信等物，授與格登寺住持，並任命其為臨時攝政後，出亡中國內地——青海西寧。

英軍直驅拉薩途中，達賴有意請求清廷援助，以擊退英軍，不料駐藏大臣有泰認為達賴臨事潛逃，奏請清廷將達賴革職。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五月，中英新訂「藏印續約」簽訂後，為整頓藏政，清廷派張蔭棠為查辦藏事大臣，並兼辦開埠交涉事宜；同時又派趙爾豐為川滇邊務大臣，以加強邊防實力。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張蔭棠鑒於西藏地位重要，上疏清廷：令達賴由西寧入京覲見，乘此時機，西藏改用漢官接替西藏政權，訓練藏兵以備指揮防守。清廷亦有意籌議整頓藏政，以圖鞏固西藏地方治安之時，川邊（現西康境內）有藏民發生暴亂，於是清廷即命川督錫良，會同趙爾豐相機平亂。趙爾豐奉旨後，認為藏民暴亂，係受達賴之唆使，遂奏請清廷飭達賴傳諭藏民退兵，後經清廷派人詰問達賴結果，達賴答詞閃爍，言語支吾，遂下諭派兵進剿。

### 投靠庫倫名號被革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七月，清廷責達賴輕開邊釁，批准有泰的奏摺，將達賴喇嘛名號革去，並着班禪額爾德尼暫攝西藏政教。

達賴從拉薩出亡，經青海西寧抵達內蒙庫倫



①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的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  
②參加中印藏西姆拉會議的人員。



後，聞悉名號已革，曾請求當地辦事大臣，准奏明原委，結果被拒。後又派羅布藏丹增及獎養敦珠二大喇嘛，逕赴北京向理藩院呈訴，結果亦將原呈訴文退回。當時達賴投訴無門，失意萬分，惟鑒於庫倫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原是來自西藏，當可賴其協助，在彼處暫予駐留。但庫倫的哲布尊丹巴暗中却不表歡迎，原因是：一來哲布尊丹巴在蒙古喇嘛中，地位崇高人人尊敬，而達賴來此，位居其上，對其尊嚴有損。二來哲布尊丹巴蓄有蒙古女眷，違背黃教教規，而達賴平日遵守教律甚嚴，恐受責備，心生畏懼。三則蒙古王公自達賴抵庫倫後，不惜遠道前來拜謁，且供獻極厚，哲布尊丹巴以為分其權利，因此極力運用促達賴離開庫倫。清廷有鑒於此，即電駐庫倫辦事大臣，派員勸達賴回藏。達賴在此退無據之際，曾對人言：「庫倫既不能居住，不若赴俄，尚可受到優待」。此乃達賴不願取道西寧返藏，而在達爾罕王旗境內逗留的原因。

達賴駐庫倫期間，清廷曾派委員保護（實即監視），達賴曾請求撤回所派委員，以節省供應，並私下對人說：「我被衆人看守，似乎大清帝國地方，不允許我住」。這時駐京英使，一向極注意達賴行動，見達賴有意赴俄立即設法阻止，即運動達賴派駐雍和宮的二大喇嘛，予以勸阻。此時達賴也以日俄戰爭後，俄國新敗於日本，若貿然赴俄，恐俄國的力量不一定可靠，因此躊躇不前。正當此時，達賴得悉，有駐江孜英武裝人員三十餘人前往後藏謁見班禪，聲言英太子欲見班禪，請即束裝前往印度。班禪抵印後，英方優遇

有加，待以上賓之禮，大加籠絡。事後命印度政府護送班禪回後藏，再赴拉薩，並脅命藏人擁立班禪，以取代達賴。達賴見此情勢，祇好起駕返回西藏。這時清廷與英正在續議「藏印新約」，恐達賴一旦返藏，使約途中途發生變化，復密電陝甘總督允升及西寧辦事大臣慶恕：「當達賴返藏道過轄區時，不露形跡設法羈縻，俟英約議妥，再令啓行。」而達賴本人，亦鑒及往歲，清軍曾誅西藏權臣、興大獄，抄禁攝政諸門罕，株連甚多，及其出亡後，西藏僧衆中，也有假借外力，拒絕其返藏，以圖達成其延長傀儡政權之目的。在此情形之下，達賴也不願立即返西藏，始終在甘青一帶徘徊。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三月，達賴初抵山西太原武臺山時，曾遣使往晤駐京英使朱爾典，探聽英方對他的態度，便於決定其日後的行止。經使者向朱爾典表示：「達賴喇嘛因受西藏僧侶一再敦請，日內行將返回西藏」。朱使答：「英政府對達賴回藏的意見，不得而知，惟在達賴出走期間，藏印關係確有進展；（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雙方友好關係之破壞，實係歷來誤會的結果，而此種誤會，都在達賴主持西藏的時期發生。」由於英人對他的態度如此，他寄望於英國的意念，不能不有所選擇。

### 慈禧傳諭入京覲見

早在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張蔭棠使藏未久，曾三次電請清廷，請准許達賴和班禪入京覲見，並請將此事大事宣揚，以試探英使態度反應，均奉旨批駁未果。最後一次（第三次）

電奏至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始獲批准，傳諭達賴喇嘛入京覲見。達賴在無法獲得英方的積極支持下，始由庫倫向北京進發，於九月八日到達北京，十月初九在勤政殿呈進貢物，奉慈禧太后懿旨，加封達賴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並敕封儀節，由四川藩庫分季支發。達賴覲見慈禧時，令其跪迎跪送，待以臣屬之禮，達賴心有不悅；在滯京期間，清廷又着理藩院侍郎達壽等當面詰問達賴，有無煽惑川邊藏亂？致使達賴心懷疑懼。又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六月，達賴返藏之初，清廷正派川軍起程入藏，達賴甚感前途多慮，復見在江達（今西康太昭縣）、拉里（今西康嘉黎縣）等處藏軍迭次敗退，達賴知道難以抗拒清軍，遂託江孜英商務專員致函俄駐英公使，聲言：「駐藏漢官種種措施，對藏人不利，並聘請俄國軍事教練，訓練藏軍。」因此，行程更遲疑不前，沿途以講經說法爲藉口，實際在等候俄人的回信；同時指揮藏軍，阻止川軍入藏，一路且行且住，一直到同年十一月初九，始到達拉薩。達賴行抵拉薩當天，駐藏大臣聯豫及幫辦大臣溫宗堯曾前往迎候，自此以後，均以無暇約晤爲詞，拒見清廷官員，直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始與溫宗堯會於布達拉宮，商討不阻漢兵進藏等「和平處理辦法」。辦法商訂後，達賴以爲口說無憑，要求彼此交換公文互昭信守，大臣聯豫不肯會銜上奏並將商訂的「和平處理辦法」中的「和平」字樣刪去，又見川軍已抵達拉薩，達賴感到威脅，即於當晚乘夜出亡印度。（下期續完）